

秋天里的春天



秋天裏的春天

一 帳篷裏

「老爺，請巴達查爾師已經在那裏恭候你了。」那個臉上塗得奇奇怪怪的丑角說着，便帶着謙恭的笑容揭起了帳篷的簾帷。

學生不覺暗笑着那個丑角的錯誤，只要稍微留心一點，也可以從他挾在腋下的一束書本上猜出來他離「老爺」這個稱呼還遠得很。他的鬍子剛剛纔長出一點兒。巴達查爾師就已經在恭候他了？他聽到這種諂諛的招呼，很想笑出聲來，可以使那丑角明白他走進這個破舊的帳篷，並不是因為就相信那個人的話，卻只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好玩的心思。他很想笑，再不然至少也要說幾句莊重的話，然而結果他卻默默不作聲。在

這揭起的簾帷裏面現着一片黑暗。不管他怎樣鎮靜自己，他還是覺得心在戰慄，好像有一隻大手壓在他的胸上似的。他躊躇着。

「請罷！老爺，壯起膽子！過一會兒你的眼睛就會在這陰暗裏習慣了。並且巴達查爾師的燭芯也是夠亮的。那麼就請進去罷。」

學生鎮靜着自己，擡起了頭，裝出隨便的樣子走進那半張開口的黑暗裏去。接着門口的花花綠綠的破簾帷便落下來了。他的平日習於陽光的眼睛不能夠馬上就分辨出陰暗裏的東西，要過了一會牠們纔看見一線微弱的光從那一片漆黑中透出來，照見帳篷壁上的神祕的字跡，奇怪的圖畫。他不敢再往前走，他怕會撞着什麼東西，他很想出聲咒罵，可是心的戰抖壓制了他的聲音，束縛了他的意志。

「小友，過來罷，儘管大膽些！再走三步你就可以握着我的手了。」

這個溫和的聲音使學生的心平靜了。他不覺微笑起來。他有點好笑自己剛纔的這種一時的怯懦。突然間他覺得一隻暖熱的大手把他的手握住了。這是一隻男人的手，塗

得白白的，有着長長的指甲。他卻看不見人像，也看不見面孔。這位不識者的黑衣服和那漆黑的背景混在一起，顯不出一點輪廓來。過了一刻，他的眼睛漸漸熟習於這陰暗的環境了，於是他好像看見俯着的無定形的影子在他的前面跳舞。只有那一隻塗得白白的溫暖的手給他表示出來，和他在一起的原來是一個活人。

那聲音又溫和地響起來。

「請在這裡坐下！請放心地坐下……就這樣罷！現在請看我的眼睛！」

學生覺得他的眼光是固定在兩個燐樣地發光的圓點上面。他不曾看見面孔。只有一對發亮的眼睛從黑布面具中間露出來，引住了他的注意。那一隻看不見的大手又壓在他的胸膛上面。他這時已經後悔着自己不該那樣地好奇了。他很想叫起來：「不要惡作劇了，因為我實在完全不相信你！」雖然他並不是一個膽小的人，但是不知怎樣他終於沒有說出這些話。他的確不是膽小的人，他的學校裏的同學都知道他是很勇敢的。然而現在他畢竟戰抖起來了。呵，胡說！只有巧妙的惡作劇纔會影響神經。

又過了好一會，巴達查爾師的聲音問道：

「你要什麼？」

那個丑角站在帳篷外面熱心地招引主顧，說了些誇大的話以後，如今在這裏面又有人發出這樣簡單而奇怪的問句，於是學生馬上恢復了平靜的態度，譏諷地回答道：

「你爲什麼要問呢？你的那個拉主顧的人說過巴達查爾師已經在恭候我了。那麼要是他在恭候我，難道他還不知道爲什麼嗎？」

沒有回答，寧靜了片刻。學生又覺得那一對吸引的眼睛和他的眼光連接在一處了。他失悔先前的大意，因爲現在這寧靜使他的心上很是不安。他想說話，然而又不能夠，好像他的舌頭已經麻痺了。突然他的聽覺變得銳敏起來。他聽出了一些聲音，這聲音是他先前不曾聽見的。離他很近的地方叫喚着微弱的獸的聲音。他掉轉眼光到那裏去看。不錯，果然在那裏！那是巴達查爾師的豚鼠。牠們圍着那放占星圖的箱子低聲叫喚。他的眼光現在已經沒有拘束了，他清清楚楚地看出來這貧寒的帳篷裏的陳設。一張桌子，幾把

椅子，幾個粗劣的凳子。一個角落裏地上放着兩個草墊子。一個墊子上面堆着一堆棕色的東西，好像是個人形。然而他想，這大概只是一堆破衣爛布拋擲在一起，偶爾做成了人形的罷。

巴達查爾師的聲音把他的眼光從那奇形怪狀的破布堆上引開了。

「你說得不錯……我的確應該知道你要什麼。我還應該從你的眼光裏讀出這個來……你現在正站在生活的門限上。你很想知道的，不是過去，卻是你的將來。你是很強健的，準備去奮鬥。你所期望於生活的很多，很多。你是不錯的。青春的唯一權利就是——期望於生活的很多……那麼，你要知道你的將來，是不是？」

這個賣藝的人的聲音偷偷地進了學生的心。這聲音是溫和的，平靜的，音樂似的。他想不到算命先生會有這種聲音。他本來以為這個人會像吹喇叭那樣地對他說着種種無意識的胡話，他開心夠了時就走回家去，把這花了當二十銅子的錢的趣事高聲大笑地說給別人聽。老實說，他對於巴達查爾師已經失望了。然而他還想花了這當二十銅子

總要換得一點東西，這東西一直到他死都會有用。這樣一想，他就覺得自己的心戰抖起來了。他爲着那將來恐怖，也許這個算命先生會說出一些可怕的事情來。他不願意知道將來爲什麼呢？他是不能夠改變運命的。那麼就讓這個人說起他的現在和過去罷，只要說到他的將來！而且若要說起過去的事，他當然很容易判斷算命先生的本領。

「就請談談我的過去罷，關於目前的事也可以說幾句。至於將來，這時候我倒不關心牠……也許以後等到——」

「等到你信服了我的本領的時候。你是不是想說這句話嗎？好罷。請聽我說……現在我們兩個人就一塊兒從這帳篷裏走出來，再回到你的生活的路上去罷。把你的兩隻手給我……堅定地看着我的眼睛……就這樣……你馬上就要和我遊歷過許多年代……究竟多少呢……是的，我知道的。我們要走回到你的搖籃旁邊，須得走十八年……你現在不要想明天的數學題目……不要去焦心那老荷馬的詩……就這樣……安靜地……我們馬上動身了……你懂得嗎？你和我一塊兒走，我們只在重大的事情前面站

住……」

那隻看不見的手壓在學生的胸上。他漸漸覺得自己的意志遲鈍了。巴達查爾師單獨地敘說着，他於是看見了那個人所敘述的一切。

「我們是站在小河的岸上，松林旁邊。離開我的帳篷很近。我們現在就要穿過這松林……爲什麼你害怕穿過這松林呢？因爲月亮罷……現在卻不是在夜晚，只有我的帳篷裏纔是一片黑暗……我知道，回憶使你難過。是舊的回憶罷……嬰孩時代的回憶，好罷，我們也會走到那里的。只要依着次序……一步一步地走，不要亂……我們先走到那屋子。是的，走到那所大的黃屋子……走到杜德兒婆婆的面前。她的衰老的身軀在窗前俯着。她在編結東西，或者補衣服，時而擡頭去望窗外的路。她在等你。她愛你……雖然她並不是你的親戚，她只是杜德兒婆婆。你的母親在什麼地方呢……是的，我知道的。以後我們會回到她那里去……現在你只管把數學題丟開罷，那是不要緊的……你看見你的牀上牆壁上面有什麼東西……現在且不要去看那張用圖畫釘釘着的照片罷！老實

說，姬沙是個漂亮的姑娘，可是她騙了你。你不要傷心！你的確只想她，並不愛她了。你多少有點喜歡她。阿麗思·費多西是個更漂亮的姑娘，她能夠笑起來像小鴿兒那樣，媚人地逗人愛地……在去年五月的遠足會裏，巴南約席先生當着她的面前略責備了你，你不必害羞！巴南約席先生的確不知趣；然而……是的，我知道……你受他的好處不少。你來到這城裏的時候，就靠着巴南約席先生的庇護……是的，我知道，你並不惱恨他。他照顧你，就好像照顧自己的兒子。那麼你的父親在什麼地方呢？呵……呵，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了！可怕的回憶……不幸的孩子……你就因為這個緣故纔害怕穿過樹林，當月明影動的時候……雖然那樹林和這樹林不同。那樹林廣闊地伸展出去，到了遠方，到了外國……我們再向前面跑罷，跑到那第一個回憶去。我握住你的手……不，這還不是你的第一個回憶。你的房屋立在火焰裏，外國兵排隊走過樹林，那時候你已經有五歲了。你從那地窖的小窗裏看見了一些沈重的，不成樣子的靴子。你的母親呻吟着。地窖的深處吞食了你的哭聲……難道你就沒有了更早的回憶嗎？你在五歲時就已經染了迷信的

習慣了。那迷信的恐懼折磨着你……現在我們纔來到你的第一個回憶了……你的小手埋葬了死了的小雞，很小的柔毛的小雞。那時候你有四歲……第二天你就發覺你的妹妹的搖籃空了。你的父母也在埋葬。就因為這個，你纔是這樣地迷信嗎？……難道你跳進了墳墓裏，跳到棺材上去了嗎？不要這樣地迷信！……你要明白那種行為是弱者的養料。自然人家常常向你說過，你會跟隨你的妹妹到墳墓裏去。他們錯了。你看，現在你還活着，又強壯，又聰明，又肯努力……現在你且把數學拋開罷！……你的父親在附近的城裏作工。母親在家裏烘麵包，常常哭。……外國兵來了，他們把錢放在草墊子下面。牧師也把錢交給你的父親……有一次在黑漆漆的夜裏忽然大炮聲響起來了，你便和母親躲在地窖裏。是的，窗前有許多靴子，軍人的靴子。他們打破了房屋門，進來拉着你的母親，把她活活地拖出了地窖。你聽着她的哀叫和呻吟，你駭着了，你駭得藏在桶後面。你在那里戰抖了許久。月光從窗戶射進來。外面一切都靜寂了……你餓得叫喊起來。你爬到梯上去。你的手被黏性的溼東西染紅了……你爬到了地窖門，你看見牧師睡在門口。他睡得很

熟，所以他甚至不覺得你爬到了他的身上。在房裏躺着那個先前住在你父母那里的外國兵，動也不動一動。你很驚奇，那把切麵包的大刀從他的胸上露出來……你去找你的母親。她不在屋裏。你走出去，走到路上，走着又走着。月光照耀着。在路旁一株樹上有一個長長的身體在枝上吊着。好奇心使你走到那里去。那個不動地吊着的長身體就是你的父親。他向着你伸出了舌頭，你以為他是在和你開玩笑。你也向着他伸出舌頭，過後你就向他討麵包。你忍耐地堅執地向他說了許久討麵包的話，然而你的父親只是向你伸舌頭……過後兵來了。他突然捉住你的手向你說話。你不懂他的意思，只看見這個兵在流眼淚……他把你帶到有許多兵士的地方。他們說的話你一句也不懂。他們把你放在車子上，坐在箱子和袋子中間。你蹲在那里嚼餅乾，又跟着那些伴守車子的長鬍子，野蠻樣子，常常乾嚷的兵士們玩。他們送給你許多玩具：銅鈕子，用過的彈藥筒，空的小白鐵箱。那些生了硬繭皮的手撫摩着你的鬚髮，那些沒有剃過的臉擦得你的面頰發紅……有一次一個穿得漂亮的軍人來了，叫喚了許久，指着你又叫喚。你的小小的心戰抖起來。

了，因那些兵都憐憫地望着你，眼裏含了淚珠。……當那位穿得華麗的先生去了時，人們就把你帶進火車裏，火車跑了很久，很久。日來夜去，夜來日去，這樣經過了幾次。你只記起那個包紮着手臂的兵，因為他把你藏在他的大衣下面取暖。……火車裏充滿着令人嘔吐的臭氣，那些傷兵呻吟着。……有一次很多穿白衣服的太太們和先生們來了。人們把傷兵放在擔架上擡走了。那個包紮着手臂的兵把你帶進了大的白屋子去，那里也是和火車中一樣，臭氣觸鼻。很多的人進來，使得傷兵們和你都很奇怪。那個包紮着手臂的兵給錢與一個婦人，她就帶你出去了，給你洗澡，給你買新衣服，安置你睡覺。你每天跟着她到大屋裏去看那個兵，他躺在那里，可是他的手臂已經不再包紮了，因為他已經沒有須得包紮的手臂了。他只有一隻手臂來撫摩你，只有那一隻手臂，就是在火車裏用來把大衣蓋在你的身上的那一隻。那隻手不斷地撫摩着，他向你說許多話，說得很多，雖然你不懂他的意思，你卻感到了他的好心。……有一天你看見那個兵換上了便衣，而你也不再跟着婦人回城裏去了。你和他，你們兩個人旅行到遠方去。在那里人們也說着你不懂的

語言。在車站上有一個又漂亮又闊氣的太太在等候着那個兵。她看見只有一隻手臂伸出來擁抱她，頓時就暈倒在地上。於是起了一陣騷亂……美麗的房屋和寬大的花園。許多房間，還有許多幅圖畫。在某一間房子裏面有一個奏音樂的長匣子……那個獨臂的人已經不穿軍服了。他每天走到那屋子裏去，坐在寫字桌前，面前放着書和紙。整天有許多陌生的人在他那里進進出出。有女僕來照料你。過後你就有了很多同年紀的小夥伴，他們教會了你那種語言……是的，你完全忘掉了本國話，你很快地就習慣於這種新環境了。只有那個漂亮的太太，獨臂人的妻子，你卻不能夠愛她。她遇着丈夫不在家時就常常打你，折磨你。他在家的時候呢？甚至就在那時候，她也不肯饒過你。你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有一次在中飯的時候那個獨臂人和你接吻，被她看見了，她就把你推到桌子下面去，她做得那樣殘酷，你痛得呻吟起來……常常有許多客人來拜訪的時候，人家就吩咐把你關在孩子的睡房裏。你在那里翻看圖畫書，這些圖畫書是另一個小孩的，他比你早生，他的牀如今給你占據了，他的小襯衫小皮鞋如今都給你穿着了。又過了一些時候，你就

開始知道一點關於這個未謀面的小孩的事情。在那個獨臂人的圖書室裏，寫字桌上面放着一個裝在框子裏面的照片。一個五六歲光景的小孩微笑地望着你。那個老女僕滿足了你的好奇心，她把這孩子的事情對你說了。他是獨臂人的前妻的愛兒。他得了時疫死的，因為後母並不好好地看待他。那時候他的父親正在戰壕裏用指爪挖地，並不知道家裏的情形……過後大的悲劇就發生了。你病了。你不能够常常到學校裏去了。獨臂人每夜守在你的牀邊，泣着，哭着，雖然他不是你的父親，他卻愛你像愛自己的兒子。他的妻子很少來看你。很多時候就只有那個老女僕坐在你的旁邊。她以前就是這樣地服侍過那個孩子的。太太每天不是在家裏接待客人，就是出去拜訪她的女朋友。那個獨臂人整天要在公事房裏辦事……你快要病到臨危了。獨臂人又因了職務的緣故到鄰村去了。只有那個老女僕一個人守在你的牀前。太太是回到自己的房裏休息了。在夜裏一輛馬車停在屋子面前。那個獨臂人擔心你的病，星夜趕了回來。他接連做了許多噩夢，着實就心得很。他的回來是意想不到的，幾分鐘以後就發生了悲劇。他把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

一起打出去了……又過了幾年。你得了獨臂人的姓，同時也得了他的憐愛。他照應你，送你進學校讀書，他那樣愛護你，連一點兒風寒也不使你受到。然而他常常想起趕出去的妻子，悲哀折磨着那個不幸的男人的心。等你升到中學時候，他已經給毀了。悲哀毀了他的靈魂，酒精毀了他的健康……有一天一位教師把你引回家。那個獨臂的男子躺在牀上，臉色和黃蠟沒有兩樣。他用自己的手打開了死的門……官廳的人來了又去了。屋子換了主人，然而究竟剩下一點錢。某一天教師巴南約席先生到你的家把你和那個老女僕杜德兒婆婆帶到這個城裏來。他拿那剩下的錢給你買了一所黃屋子，你現在就和杜德兒婆婆住在那裏面。巴南約席先生是你的正式的監護人。他是那個獨臂人的前妻的哥哥。他教授數學，他很愛你……你還要我說下去嗎？」

學生把身子搖動着，好像從可怕的噩夢中醒過來一般。其實他並沒有睡覺。他聽見，甚至於看見巴達查爾師所說的一切，他覺得他的手被人握着，然而……他用眼光去找尋那一對吸引的眼睛。那一對眼睛疲倦地震動着，手也漸漸地鬆了。

「我應該接着說下去呢，還是另外來說你的將來？」

「不，不要說那個！」他低聲回答着，他的聲音在顫動。

「自然，這就是迷信的恐懼。在你四歲的時候牠就生根在你的靈魂裏了。可憐的孩子！說到你的將來，我知道些什麼呢？便是牠，我也可以知道；我可以從你的思想裏讀出牠，從你的幻夢和渴望裏組成牠，而且可以用幾句忠告把牠調和起來。規規矩矩地說來，我原應該警告你提防着某一些有危險的壞人，同時還向你再要二十個銅子，因為關於將來的說話還要值一個當二十銅子的錢。那麼我們說定了。你不要知道將來。」

「不……不過我還是要再給二十個銅子。」

「謝謝你，我感激地收下了。」

學生從袋裏摸出錢包，把裏面所有的錢都傾倒在桌子上。在那些鎊幣中間還有兩個銀圓。他把牠們留在那里，站起來，但是還不十分情願走。他很願意和這個爲了二十個銅子就出賣了他的學問的神祕的苦人多談一些時候。這是一個何等奇怪的，聲音溫和